

王均熙文集

王均熙

一九四七年十月生于上

海。任上海文汇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从事辞书编纂及语言研究三十余年，参与《汉语大词典》的撰稿与编辑工作。个人主要专著有《汉语新词词典》、《简明汉语新词词典》、《当代汉语新词词典》、《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汉语新词词典（2005-2010）》、《吴方言词典》、《现代汉语略语词典》、《简明汉语略语词典》等。桥牌专家和桥牌专栏作家，先后在文汇报、新民晚报和生活周刊开设桥牌专栏。

并有专著《桥牌攻略》。

王均熙文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均熙文集 / 王均熙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96-0992-5

I . ①王… II . ①王…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978 号

王均熙文集

作 者 / 王均熙

出 版 人 / 桂国强

责任编辑 / 周小詮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世纪嘉晋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470千字

印 张 / 24.75

书 号 / ISBN 978-7-5496-0992-5

定 价 / 58.00元

序

均熙先生要出文集，嘱我作序，我义不容辞，也乐于从命。动笔前，想先读读他的文章，知道他近年来身体欠佳，约好登门去取。因琐事缠身，拖了几日，没想到他亲自送上门来了，可见他对这本文集的问世，心情是急迫的。

这本文集，其架构别具一格。首当其冲的一章叫做“生涯经历”，这在文集一类中较为少见。但读过之后，我就明白了，他是要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请你读他“这样一个人”的文章。这种“做人光明磊落、著文直抒胸臆”的气派，值得尊敬。

均熙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他学中文出身，一生都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匠，最高“官”至文汇出版社副总编辑。后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便从事审读工作，勤勤恳恳，直至退休。我与他相识是在桥牌桌上。他对桥牌研究多年，具有专家水平。我对桥牌有兴趣，但浅尝辄止，水平不如他。他写的桥牌专著，我拜读过。后来，我们两人成为桥牌搭档，经常参赛并获得优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后来那样的“吃喝风”尚在“青蘋之末”，工作之余，主要是周末，化三四个小时，打一场桥牌，其乐无穷。当时，风气尚正，但即便是这种正常的业余生活，也还会有人提出批评。其实，那时的奖品不值一提，倘若没名次，领三只小面包充饥而已。我曾与他在上海市郊获得过一次全场最高分，最后捧得一等奖——每人一只小母鸡，凯旋而归。那时候，他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我从侧面了解到，他不但中文好，外语水平也高，而且对出版工作又很有想法，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当时兼任文汇出版社总编辑（马达同志为社长），后又兼任社长，考虑到编辑部要扩充力量，急需有为之才，经文汇报党委研究，决定把均熙引进文汇。期间几经周折，历经多年，最后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使他在1997年7月正式加盟文汇出版社。于是，我们在朋友关系之外有多了一层上下级的工作关系。

均熙的这本文集，可以说是文如其人。均熙是一位坦荡君子，文集中他不避忌讳，讲了一些工作中的人事纠葛，有人际关系问题，也有专业方面的不同见解。这些叙述，都说的大实话，似不必当作小故事去读，如若细细品味，其中自有是非和哲理。人际关系上的这些碰撞，回头看，犹如“茶杯里的风波”，大可不必当真。但彼时彼境，人被小环境所限定，想超脱也难。我一向欣赏均熙的文人气质，他虽然常常摆脱不了找上来的烦恼，但从不放弃创作的追求。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他有多种专著问世。凡有新著，都会送我，我也会认真拜读。读他的文集，可以看到，他讲烦恼，但并没有卷入你争我夺的漩涡之中，他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走，终有所成。他是人生的胜者。

均熙退休已有多多年。这些年，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仍笔耕不辍，他的文章还时不

时见诸报端。我看他这辈子，书生本性已成，改也难，也不必改。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而且还要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样评价，并无贬意。人生道路千万条，何必都走仕途？均熙是编审（正高），学有专攻。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锲而不舍几十年，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国内似未见到第二人。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书远销欧美，在大陆却只有圈内少数人知道。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而且外国的大学教授、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登门请教。作为编辑而言，他的文字功夫极佳。当年在文汇报社，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现在的一些出版物，错别字随处可见，人们往往指责编辑缺乏责任心。责任心无疑是要有的，但据我的经验，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编辑的业务道行，如若不深，他审稿时不一定看得出差错所在。均熙外文好，自己的译著颇丰。文汇报社的翻译著作，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是我好友推荐来的他学生的作品，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马上发现差错连篇，判断译者水平甚差，作退稿处理，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像这样的编辑，现在实在难找。均熙曾经告诉我，算命先生说他“一生都有贵人相助”，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其实我想，人生在世，总要自己有点真才实学，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德才兼备，就到处受人欢迎，就不愁没有路走。

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祝他身体早日康复，著作有知音。

是为序。

吴振标（前文汇报总编辑）

2013年10月22日 于上海

目 录

序.....	I
--------	---

生涯经历

我的幼年	003
我的小学.....	007
我的初中.....	010
我的高中.....	013
高中时期的文体活动.....	020
大串联.....	022
当了半年学徒.....	026
文革中的遭遇.....	028
“病休”	032
生产组五年.....	034
我的大学.....	038
汉大十五年.....	047
股市沉浮录.....	059

语言文字

同素词及其规范化的讨论.....	065
标题瑕疵录.....	076
谈汉语中的缩略语.....	082
谈汉语新词中的外来语.....	094
谈汉语新词中的方言词语.....	100

谈汉语新词中的比喻义·····	102
谈汉语新词的多样化形式·····	105
说说体育比赛中的比喻用语·····	107
漫谈破词现象·····	108
漫谈词性活用·····	110
要承认方言译音词的合法存在·····	112
称谓的变异·····	113
说“拼”·····	115
说“裸”·····	116
说“被”·····	117
说“龄”·····	119
说“友”·····	120
说“奴”·····	121
说“客”·····	122
说“民”·····	123
说“霸”·····	124
说“领”·····	125
说“封”·····	126
说“族”·····	127
说“托”·····	131
说“零”·····	133
说“盲”·····	134
说“德”·····	135
说“商”·····	136
说“坛”·····	137

说“老”	138
说“籍”	139
说“难”	140
“阑珊”何意?	141
“惨淡”何意?	142
“服法”与“伏法”	143
“词汇”非“词”	144
敬辞与谦辞	145
正确使用褒义词与贬义词	146
“筷”与“吃得快”无关	148
何谓“达人”?	149
从“角色”的读音说开去	150
“星宿”、“提防”与“大夫”怎么念?	151
“女红”怎么念?	152
“四呼”与口型	153

上海方言

《上海闲话》100期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157
上海方言词杂谈	161
广州话与上海话	162
上海话中的外来语	163
说“模子”	164
“汰”非“汰”	165
“脸”与“面”、“面孔”	166
方言还可细推敲	167
“里向”可以写成“里厢”	168

上海闲话个异读·····	169
--------------	-----

审稿心得

语文性差错·····	173
常识性差错·····	181
政治性差错·····	185

影视书评

一个不真实的情节·····	189
《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硬伤”·····	190
“超级老千”？·····	192
《上海方言》差错多·····	193
流行语，不在评选在发现·····	197
“海派文化”之经典——推介《海派文化丛书》·····	200
荟萃吴地方言的佳著——介绍《吴方言词典》·····	202

随笔杂谈

曾与李鸿章曾孙为邻·····	205
浅谈总编辑的素质·····	207
生病记·····	211
不要讳疾忌医·····	217
从张薇薇剽窃说起·····	218
中国法律之“囧”·····	219
荒诞历史重演·····	220
升官之道·····	221
占小便宜吃大亏·····	223
说说“达人秀”·····	225
说说“红舞鞋”·····	226

说罗马尼亚电影《爆炸》·····	227
数字的忌讳·····	228
父子芭蕾缘·····	229
穷开心·····	231
叹息桥·····	232
访欧散记·····	233
我家的宠物·····	237
漫谈电视广告·····	240
漫谈影视通病·····	242
考试·····	244
一种新的称呼方式·····	246
关注新词的外国汉学家·····	247
说说复旦的老师·····	249
各路明星“粉丝”的称呼·····	251
年轻人，多读点书吧！·····	252
诚信的沦丧·····	253
以“闻过则喜”共勉·····	255
以理服人可以，强词夺理不行·····	257
上海人不说“自来火”了吗？·····	258
“洋泾浜”趣话·····	259
假作真时真亦假·····	261

棋牌方圆

我和象棋·····	265
我和围棋·····	267
我和桥牌·····	269

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桥牌活动·····	275
桥牌的起源·····	279

亲朋故旧

我的父亲·····	283
我的大姐一家·····	288
四娘舅·····	296
怀念胡裕树先生·····	298
怀念思平兄·····	300
章含之老师二三事·····	301
二姐夫·····	303
老娘姨·····	306
托梦·····	307

翻译作品

葵花行动(间谍小说) ·····	311
幸运的彩票·····	350
树、岩石、云·····	353
珍珠(第一章) ·····	360
古代玛雅人遗址的发掘·····	367
“双鹰5号”首次飞越太平洋 ·····	373
象牙海岸——非洲的一个模式·····	376
粉刺患者的福音·····	381
药物治疗瘫痪·····	382
测谎仪怎样测谎·····	383
惊人的巧合·····	384
外国小幽默·····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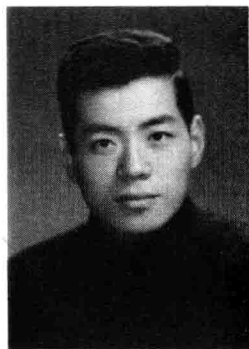
生涯经历

我的幼年

我小时候，我家住在泰安路武康路（以前叫福开森路）口的一栋四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这栋房子很有气派，偌大的花园有个大铁门，从铁门进来，一条车道一直通到户外的石级。拾级而上，便到达二楼。二楼外面有个大阳台，从正门进来是走廊，旁边是客厅和餐厅（那时叫“大餐间”）。三楼是主卧，外面也有大阳台，四楼同样是卧室。一楼是厨房以及佣人住的房间，楼后另外有门，里面有小扶梯通向二楼。以前的设计，佣人走的门和扶梯都是和主人分开的。我家三代人（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母以及哥哥姐姐）同住在一起。最早的时候，大铁门有专门的门房看管，铁门上还有一扇小门，客人造访，先得由门房通报。花园的围墙顶端插着尖锐的玻璃，以防止小偷。院子里花木茂盛，一棵枇杷树年年结果。后来，我家一次次遭难，门房走了，铁门洞开，外面的野孩子随便进出，围墙上经常有小孩攀爬，玻璃都不见了。院子里的花木也渐渐衰败，每年树上的枇杷还未成熟就被人采光了。因为失去了铁门这道屏障，有一次小偷大白天从二楼阳台爬进来，把客厅里的电扇也偷走了。建国初，有人冒充公安人员上门，说有人举报我家私藏武器，要进行搜查。来人把我父亲留下单独“问话”，一家老小全部关到四楼。后来，他让我父亲把保险箱等都打开，让他检查。一直到他把我父亲也关到四楼，父亲才意识到情况不对。他想叫人从窗口爬到三楼去打电话报警，但是佣人们没一个敢上。他只好亲自出马，不料爬出窗口后脚下打滑，一下子摔到三楼阳台。家里人急得大叫，父亲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打手势让大家噤声，因为那个坏蛋还没走，他身上有枪。后来这个案子始终未破，我家损失的钱财只能自认倒霉。

我家厨房的对面有一排平房（也在院内），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能住在这儿，是因为得到了我家的眷顾。有一次，我欺负邻居家的小孩，小孩的妈妈听到孩子的哭声走出来，当时我心里很害怕，不料她非但没骂我，还冲我陪笑脸。我长大后想起这件事，觉得当年自己的行为就像电影里演的恃强凌弱的恶少。其实小时候我很胆小，怕乌云压顶，怕狂风暴雨，听到打雷就胆战心惊。一个人躲在八仙桌下面玩耍，四面用椅子围住，我就觉得很安心，因为有地毯，还觉得很温暖，很舒服，可以独自待很久。我还特别害怕冬天去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虽说身穿棉袍，脚蹬棉鞋，怀里还揣着小热水袋，我仍然冻得双脚发痛，一直到太阳照进教室，才觉得疼痛慢慢缓解。其实那是因为老师让我们干坐着，如果站起来蹦蹦跳跳，就不会感到那么冷了。我的幼儿园老师姓尤，别人寻我开心，说我老师姓“狗”（因为“尤”字像“犬”），我争辩不过，只会气得哭鼻子。有一阵我患了沙眼，每天要刮一下。所谓刮沙眼，就是把眼皮翻起来，用沾着药水的棉签在上面擦一下。这一下火辣辣的挺疼，开始时我很害怕，

每次要大人连哄带骗才行。后来老师夸我勇敢，此后我就以不怕疼为荣了。我的幼儿园隶属私立培真小学，那时学校不供应伙食，午饭都是由家里的佣人送来。我二姐王文娟、二哥王均达在那里读小学。每天中午，佣人提着一个长筒状的食物（冬天用棉套包住）来到学校，那食物有四五格，分装饭菜，我们三人就在一起共进午餐。吃饭时，我们经常比谁吃得快，我总是最后一名。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第一个吃完，得意之余，拿起筷子又去夹口菜吃，就在这时，我二哥迅速放下碗筷，我成了“画蛇添足”的傻瓜，到手的第二名又丢了。后来我二姐二哥相继毕业，我继母的儿子进了这所学校，午饭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吃了。记得有一次佣人把饭菜端出来，两人吃的不一样，他的比我好，我感到委屈，哭着不肯吃。佣人回去告状，继母把我骂了一顿。继母的儿子在学校里被人喊“拖油瓶”，回家哭诉，继母把怨气一股脑儿撒在我身上，说是我让小朋友喊的，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懂“拖油瓶”是什么意思。



我二哥王均达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在班里不算乖孩子，那时谁表现好，吃点心时老师会多发一块饼干，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奖励。午睡我有时也不听话，睡不着就捣蛋。有一次其他小朋友都起床了，老师罚我不准起来。结果我真的睡着了，一直到家里人来接我时还未醒。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上台演戏，一个女生扮演母鸡，我演小白兔，另一个男生演小黑狗。剧情很简单：母鸡要造房子，请大家帮忙，小白兔去了，小黑狗不肯出力。房子造好了，母鸡请小白兔吃蛋糕（在台上真吃），小黑狗只能馋得围着打转。当然，演出结束后，“小黑狗”在后台还是吃到了蛋糕。为了这场演出，家里特意给我做了一套白色的衣裤，屁股后面还缝了一条尾巴。但是在登台的时候，我忘了脱掉绒线背心，结果小白兔成了小花兔。那时的儿童节，学校发给小朋友每人一袋食品，里面五花八样。我拿回家后分给大家吃，家里人都夸我。但是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么错，大人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趴着打屁股，虽然挨打本身并不疼痛，然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屈辱感。因此，当我身为父，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不准许任何人对他进行有辱人格的体罚，例如我太太要儿子罚跪，就被我坚决阻止。

我四五岁时，大姐就出嫁了，大哥在同济大学读书，二哥就成了家里的“孩子王”。他的手很巧，爱耍小聪明，鬼点子也多。他用水彩自己画各种面额的钞票，我们几个弟弟想要，就得听他支使。为了得到“钞票”，我们心甘情愿地被随意差遣。一天晚上他演戏给我们看，把房间里的灯都关了，用布蒙住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真像在剧场里一样。有一次，他戴上礼帽，架着墨镜，在外面敲门，说找“王先生”，我父亲恭恭敬敬把他让进客厅后，才发觉上当，事后当然把他骂了一顿。不过这件事是受我继母指使，有她撑腰，所以二哥才有恃无恐。大哥知道我们兄弟几个都喜欢集邮，他工作后就用自己的工资给我们每人买了几套外国纪念邮票。二哥用几套中国的纪念邮

票换大哥给我的外国邮票，后来又用一大堆不成套的旧邮票把那几套中国纪念邮票也换回去了，你说他们精不精？我小时候惹恼了他，他就请我“吃麻栗子”（栗苗），下手很重，经常疼得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敢怒而不敢言。到了我读初中的时候，他还管我，有一次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许出门。我一怒之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声响，挂锁的搭扣上的螺丝全都松了出来。二哥见状大惊失色，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对我动手。

我六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家里请了和尚、尼姑来念经，还请了道士来做法事。我记得和尚到了夜里就开始说笑话，还敲铜锣（一个架子从上到下依次挂着大小不同的铜锣）；尼姑喝粥没声音，老是轮流往厕所跑；道士身穿道服，长发披肩，手舞利剑，口中念念有词，还把含在嘴里的水喷向空中。做完法事，就到户外焚烧纸糊的各种家具。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是奶妈带大，母亲又死得早，所以留给我的记忆很少，但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睡在母亲的房间里，母亲夜里会把我叫醒，给我吃糖核桃之类的零食（因此我的牙齿很早就蛀坏了）。我吃的时候迷迷糊糊，睡眠惺忪，第二天大人问我，我已记不清昨晚吃了什么东西。继母进门后，虽然也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也从不动手打人，但是她心里并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有时言语还很刻毒，所以我打小就缺乏母爱。记得有一年冬天，继母的一个乡下表妹来我家，她很可怜我们这些没亲娘的孩子，注视我们的眼光和说话的口气都很温柔。晚上她陪我上楼睡觉，帮我脱衣服，我心里感到少有的温暖。平时怕被窝里冷，总是磨磨蹭蹭，那天一下子钻进去，却一点儿不觉得冷。小时候我是继母向外人昭告她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的“样板”，我和她的儿子穿同样的衣服，每次继母带儿子出门，总是同时带上我，所以我比其他几个哥哥幸运。继母经常对别人说她对我们有多好，当时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老对别人说谎，其实是她知道谅我也不敢当场戳穿她。她老是克扣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牙膏用完了不及时换新的，我们只好把牙膏皮撕开后将就着用；我的牙刷用得只剩几根毛了，她也只当没看见，我又不敢开口向她要，只好每天用那把秃牙刷在嘴里划拉几下，算是刷牙。她不给我们买袜子和手帕，袜子破了，为了遮住脚后跟的破洞，我就把袜筒往下拉，结果中筒袜成了短筒袜；小学里每天要检查个人卫生，我没有手帕可带，只好把裤兜掏出来冒充，这当然过不了关。别人以为我不讲卫生，其实我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所以我们的童年并不寂寞，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从小没有玩伴。我们玩各种游戏，有时一块儿疯闹，很开心。记得有一次去西郊公园玩，回家时分乘两辆三轮车。我们鼓动两位车夫比赛谁骑得快，他们俩你追我赶，我们在车上呐喊助威，欢声笑语洒了一路。到家时，他们也没有提出要额外加钱。那时的人很淳朴，彼此的关系也很和谐。当然小时候最盼望的还是过年，因为可以穿新衣服，吃美食，拿压岁钱，登门拜年的亲戚朋友会给我们买玩具（木制的刀枪等），到夜里还燃放焰火。记得有一年去我已出嫁的大姐家玩，到了夜里，大人在楼下放烟火，我趴在



二楼阳台上观看，不料火焰一下子蹿上来，差点烧着我的裤子，吓得我转身就逃。春节前一个月，家里的众多佣人就开始忙碌，有的洗洗刷刷，有的爬上爬下打扫卫生，红木家具缝隙里的灰尘都要揩干净，还要把玻璃橱里的银器拿出来，用去污粉擦亮。厨房里更是热闹，各种荤素食料堆成小山。杀鸡宰鸭，把杀好的鸡吊在朝北的窗口外面做成风鸡，还要磨水磨粉，用猪油炒豆沙，做黑洋沙的汤团心子，请人上门做年糕，等等，反正家里已是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初一早上，我们兄弟姐妹穿着新衣新鞋，排着队，按大小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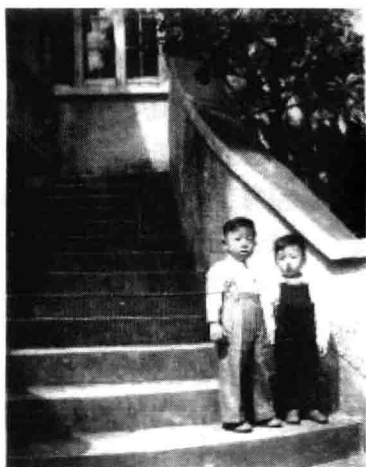
给父母跪下磕头（压岁钱隔夜就放在枕头边上了），父亲一年里很难得地对我们和颜悦色，做手势让我们“平身”，再说几句勉励的话。不过，他定下规矩，客人送的压岁钱一律没收。平时他不给小孩零用钱，我们过年时的外快还要限制，真够严厉的（所以，我小时候虽然不缺吃少穿，但口袋里通常是空空如也。有一次我为了几分钱和哥哥争吵，父亲知道后说我没出息，其实正是他的“抠门”，才让我那么看重那点小钱啊。但是，我大哥考取大学时，父亲却花一百三十多块钱买了一支金笔送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笔钱可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开销好几个月了）。作为老板，父亲会在春节里请厂里的高级职员到家里吃饭。饭前，大人们赌牌九，我们就站在一旁押宝。庄家输了照赔，赢了也不好意思吃掉孩子的钱，真是“宝大祥”啊。过年时，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糖盒与果盘，装着各种糖果、瓜子等，初十一过就通通收掉了，这也意味着年过完了，要想享受过年的乐趣，只能有待来年了。



这是泰安路的户外石级，二楼阳台不用进门即可爬入。



我小时候这种发式称为“飞机头”，其实就是“三七开”的分头。



这是我与五哥王均昇的合影，右边是枝繁叶茂的枇杷树。